

## 【分析】

以上這個故事有非常多的分析角度，以下是我個人的一些切入點。

第一，「疏離」(alienation)。

這個故事最讓人頭皮發麻的其實不是「主角變成大蟲」，而是我們人類對於自己的「慢性催眠」。我們心裡很清楚知道：這隻大蟲是我們深愛的小孩，但因為他外表的醜惡，以及時間慢慢地流逝，我們逐漸地用各種理由去說服我們自己：他只是隻怪物而已 -- 跟我們根本無關的怪物。

環顧我們身邊：都有這樣的人存在著吧？我們認為「學科表現比較笨」的同學、我們認為「行為思考比較怪」的同學、我們認為「外貌其醜無比」的同學，而我們一開始其實也根本不會歧視他們，只是隨著時間過去，我們會發現自己慢慢地、無形中地、越來越遠離這些「怪人」，免得給自己惹上奇怪的麻煩。

把這觀點放大一點來看：隔壁的家裡傳來哭鬧聲，我們真的覺得擔憂嗎？隔壁班傳出打架傷人的消息，我們真的覺得煩惱嗎？相隔不到兩公里的學校中傳出學生跳樓自殺的消息，我們真的覺得關心嗎？

其實，我們只關心自己有無受傷害，我們一直以來只關心我們自己的未來，有說錯嗎？

Kafka 這本『變形記』是 1915 年出版的 (民國四年)，他所描述的世界真的離我們現在很遙遠嗎？人與人之間勢必會因為「看見的表象」、「自我主觀判斷」、「自身的利益衝突」而緩慢地催眠自己去遠離自己身處的社會、催眠自己去對別人殘忍而不自覺、催眠自己沒有了這些人社會會更美好 -- 其實隨著時間過去，真正被「蟲化」的反而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以這種偏頗的價值觀以及催眠化的自私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巨大而堅硬的蟲殼，經常躲進這蟲殼內可以防止自己遭受傷害，這不正是現代人的寫照？在「蟲化」別人的同時，其實我們是「蟲化」了我們自己，讓我們更偏離了自己的善良本性以及人與人之間必須彼此依賴才能生存的信念。

也許你會說：我算是孤立別人或自己好了，但我這麼做有錯嗎？嗯，回到這故事來，那麼 Gregor 這一家人難道又有錯了？其實文學根本不需要指出對錯，文學只需要引發討論 -- 從這點來看，這是一本深奧的作品。

第二，「變形」(transformation)。

從這故事一開頭，主角 Gregor 就突然變形為一隻大蟲，這對很多讀者是頗難接受的情節，但是仔細審視，真的太離奇了嗎？

Gregor 的工作使得他與這個社會趨近完全脫離，他整年四處奔波為了賺錢養家 (讓我想起我自己的工作)，常常居無定所，進到了旅館房間，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頭過夜。身上背負著一家人的生活開銷，強迫自己忍受著忍無可忍的壓力與上司，過著沒有固定愛情的人生 (他自己房間的牆上只能貼著雜誌上剪下來的某性感女孩的圖片)。他不是沒有夢想 (他希望早日脫離這間公司而自己創業)，只是他的夢想被家庭需求給磨光了 -- 你不覺得這樣的一個角色在你我身邊周遭並不陌生？

我相信很多男生知道這句話的意義 (雖然許多女生無法理解)：天底下沒有什麼事比奪去一個男人求生賺錢的技術更痛苦的事了。因為這奪去了他們存在於這個社會上的基本價值，這讓他們跟其他的男人沒有話題可聊、沒有成就可比較、沒有動機繼續耍狠奮鬥下去。

不用講太深奧的性別分析，就講我們四周的超熟悉狀況：「宅男」這個詞你熟悉嗎？我如果說 Gregor 是個徹底的「宅男」，你能認同嗎？

你是不是也有極度不爽的老師、父母、學業與考試壓力、身上背負的重大期許？你是不是也常常因為工作或學業的緣故而把自己鎖在房間門裡來躲避壓力與痛恨的老師與父母？你是不是也強迫自己忍受你根本不想要忍受的老師或教育制度 -- 如此說起來，我們和 Gregor 又有何不一樣？

你也許會認為 Gregor 變成醜惡的大蟲是不可知的命運導致的悲劇，但如果我說：其實是他的工作性質、身心壓力、自我期許才會讓他變成這樣的怪物，我不曉得你能認同否？你也許覺得「變成大蟲」是整個故事的「因」，但我卻覺得這是「果」。尤其，如果用 Freud (弗洛伊德) 的心理分析方式來看的話，這條大蟲搞不好完全不存在，那就根本是 Gregor 自己心中的惡魔在作祟而構成的巨大假象了。

但我寧願相信：這個故事激發了男性對於自身角色的詮釋的全面性檢討 -- 如果 Gregor 安身認命地把自己完全視為一隻怪蟲呢？如此他會不會過得更快樂些？

我的意思是，你發現了：當 Gregor 變成了怪蟲之後，他的思考模式仍然卡在他以前為家中賣命賺錢的回憶中而為此憤恨不已，換句話說，他仍然卡在「他是人類」的回憶中 -- 但如果他願意慢慢地接受他根本不是人類呢？他如果坦然接受他是一隻「快樂的蟲」的話，他變形後的人生會不會更美好呢？

我舉一個失業的例子來解釋上面的話 -- 如果有個科技工程師突然失業了，而他開始抱怨找不到工作，因而家庭困境開始產生 -- 這個問題只怕不是「經濟不景氣」這麼單純。

許多類似這樣失業的問題在於：這些人找不到「跟之前領的薪水類似的行業」而已。對於一個月領慣了二十萬薪水的職位的人來說，要他去拿一個月兩萬八的薪水，他不願意向現實低頭以及妥協 -- 但是養家餬口的壓力早晚會逼著他不得不妥協的，隨著時間過去而已。

這個情況跟眼前的『變形記』有不一樣嗎？一條龍剎時之間變成了一條蟲，這是悲劇嗎？還是這條龍能慢慢地願意去學習著一般蟲能夠存活下來的方式來繼續活著？這條龍願不願意用「蟲的角度」來觀看這個已經改變的世界呢？也許，換個角度來生活才是快樂的根源。

事實上，我們一生中不知道會經歷多少次的「變形」才能羽化呢 -- 為了聯考在即，我們變形成「奮發的學生」；為了追女朋友，我們變形成「彬彬有氣質的男孩」...一生中，我們會經歷好的變形，也會經歷不好的變形，但每次變形的經驗中，我們都能獲得外在世界不同的待遇或學習到知識與教訓。即便變成「彬彬有氣質的男孩」也不見得就一定把得到那女孩，也不見得結果一定美好 -- 所以「變形後的結果」與「變形成什麼樣子」是沒有關連的，表象的美醜只存在於自我的心中，而變形後的結局總是無可預料。

第三，「解脫」(escape)。

Gregor 這一生中遭受到家庭的壓榨，全家都不用工作，只是等著他把錢拿回家，而 Gregor 個性又沈靜、依賴家人，他明知道自己痛恨這份四處奔波工作、痛恨苛求自己的經理與老闆，他還是選擇默默地忍受痛苦的生活 -- 因此，很簡單：「變成蟲」就是 Gregor 唯一能從不幸的現狀中解脫出來的辦法。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四處爬動、他可以回復到自己沈靜而不愛與人溝通的宅男個性、他可以擺脫工作與家庭的壓力桎梏、他可以自己出發去開創他自己的生計：只要我們不拘泥在「醜惡的表象」之上，只要我們跳脫出自身遭遇而縱觀全局，其實 Gregor 的遭遇不能算慘，其實還是算很好的呢！

但是 Gregor 一心眷戀著家庭，即便被家中所有人冷淡、輕視、欺侮、虐待，他心底仍然愛著他們、為他們關懷且憂慮。簡言之，家庭是他努力生存下去的唯一目的與價值 -- 這就是 Gregor 的弱點，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有弱點一般。也因為他這個弱點，Gregor 無法感覺輕鬆而自由，而他最後除了死亡之外，別無方法可以解脫出現狀。與其說是 Gregor 的家人虐待他致死，不如說 Gregor 自己選擇了孤寂地死亡這條路 (因為他無法接受自己是隻「快樂的蟲」的遠景)。

Kafka 似乎在這本書中暗示著：人類無論如何都會與家庭與社會有些許程度的糾葛或依附，正因為這些糾纏使得人類的生活變得痛苦而難以忍受，而且也因為這些糾纏使得人類永遠無法真正地解脫出痛苦，因而死亡乃是人類真正以及最終獲得自由的唯一方法。